



外遇

預示《哈特萊夫人的情人》的激情的

(英) 勞倫斯 著

西窗译丛

王立新 吳伏生 譯
王宇 戴景海

I 561.4
196-C₁

外 遇

(英) 劳伦斯 著

王立新 吳伏生 王 宇 戴景海 譯



百花文藝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2 号

◆

D. H. LAWRENCE
THE TRESPASSER

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1 年版译出

外 遇

〔英〕劳伦斯 著

王立新 王宇 吴伏生 戴景海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74 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册

ISBN 7-5306-1042-2/I·952 定价: 5.60 元

内 容 提 要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曾震惊世界文坛,引起过不休的争议。

《外遇》这部劳伦斯早期的重要作品,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便预示了《恰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激情的到来。

小说主要写风流倜傥的小提琴师西格蒙与他的学生、年轻貌美的少女海伦娜的婚外恋的故事。

小提琴师西格蒙到了中年,已有家室,然而单调乏味的生活泯灭了他年轻时期对生活的热望与憧憬,使他对一切感到厌倦。年轻活泼、美丽可爱的海伦娜闯进了他的生活。姑娘的青春活力复燃了他的心灵之火。奇异的情侣双双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他们相约一起到风光旖旎的威特岛度假,在那里度过了狂热而欢愉、痛苦又忧伤的一周。而回到自己的家里以后,等待着他的是一……

作品涉及到的两性关系的描写,旨在表达人类生命力的最高点,艺术上的美,所反映的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和家庭危机带来的恶果,锋芒直指摧残人的才华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作家采用了烘托、暗示、象征、含蓄等艺术手法给读者以思想深邃、意味隽永和艺术美的享受。

劳伦斯小议

——《外遇》代序

如果说，过去有人曾认为，劳伦斯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一位不可取的庸俗小说家；那么，在今天，无庸置疑，人们一致推崇他为现代最具影响的小说家之一；不少人甚至称他为预言家，说教家，先知，传道者。

半个世纪以来，文学评论界对劳伦斯争议最为激烈。很长一个时期，他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公正的理解和评价。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攻击他是诲淫诲盗的离经叛道者，姑且不论；谨小慎微的“正人君子”，也把他视为描写性爱的色情作家，尚有可原；连不少天真的读者，口头上对他也加以非难（尽管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在偷偷欣赏劳伦斯的作品），这就可叹可悲了。例如，当时英国批评界诋毁劳伦斯是“尽可能地倾泻邪恶，糟塌我国文学名誉

的人”^①，连著名作家艾略特也以讥讽的口吻说：“劳伦斯的作品是现代各种文学流派中魔道的范例，也是魔力表现的媒介”^②。（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这个尖刻的评语，不但无损于劳伦斯的声誉，相反，却包含着对劳伦斯暗暗的钦佩）。但是，曾几何时，文学界反过来又把劳伦斯推崇备至；广大的读者群也如饥似渴地争相传阅劳伦斯的小说。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劳伦斯是“本世纪最具创作天才的小说家，也是英国文坛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③，有的说他是“本世纪的新道德家兼先知”^④，有的甚至把劳伦斯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富于创造力的小说家”^⑤，“作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主要小说家之一，他将永远活着”^⑥！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综观西方文学，在其整个创作的长河中，民主情绪，人权意识，自我尊严，美的向往，以及追求幸福的天性，往往通过爱情描写得以实现。在人的各种感情欲望和天性中，爱情是最圣洁，最纯真，最富于美感、道德气息和社会意义的。同时，西方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又突出地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质的冲突以及人类精神内部

① ② 转引自摩尔：《劳伦斯传》。

③ ④ 转引自摩尔：《劳伦斯传》，第1页。

⑤ ⑥ 引自 F. R. Leavis, D. H. Lawrence, novelist, 1955.

的矛盾。到了二十世纪，爱情题材开始对人的精神世界深入地进行全面、深邃的探索，力图消除异化力量，回归人性，还原人格。而劳伦斯之所以被誉为“先知”，其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以天才的感悟力和非凡的超前意识，赤裸裸地暴露了隐藏在爱情和性爱背后的更为深沉、更为本质的东西，深刻地揭示了喧哗与骚动时代人们心理活动的各种形态，坦率地描绘出了现代人骚乱、纷争、挣扎、呼号、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以及渴望得到拯救和解脱的全幅图景。从而，劳伦斯对人类的思维嬗变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劳伦斯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及不凡的个人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1885 年 9 月 11 日生于英国中部诺丁翰郡的伊斯伍德镇(又译“东林镇”)矿区。祖父约翰·劳伦斯是矿区的裁缝，也是当地著名的运动员；父亲亚瑟·劳伦斯从童年时代起就做煤矿工人，外祖父乔治·贝塞尔是一个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喜欢跟人辩论的工程师。母亲就出生在这个当工程师的小康家庭里。她早年大部分岁月，是在谢尔尼斯镇度过的，在那里做过教师，还在当地刊物上发表过诗歌。劳伦斯的父亲性情活泼、急躁而爽朗，母亲是一个深沉、而又争强好胜的女人。偶然的机遇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然而不同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使这对夫妻在婚后不久，就发生齟齬，

经常吵闹不休。父母间的长期不和，给子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心灵上蒙上了沉沉的阴影。劳伦斯是家中第四个孩子，自幼体弱多病，最受母亲疼爱。在劳伦斯少年时期以及以后的人格发展过程中，母亲的巨大影响是不庸置疑的。

劳伦斯于1898年9月，获得公立诺丁翰中学的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因为奖学金每年只有十二英镑，刚够学杂费用，母亲为了供给心爱的孩子上学，不得不削减家庭开支，克服一切困难，终于，使得她的小劳伦斯上中学的愿望得以实现，虽然牺牲很大，但她内心非常欣慰。1906年9月，劳伦斯度过他的二十一岁，进入诺丁翰大学。劳伦斯在大学读书时期，对所修的课程感到冷漠和厌倦，但酷爱文学和哲学，经常写诗，并断断续续地写小说。

1912年，劳伦斯与诺丁翰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威克利的妻子弗丽达相逢。弗丽达出生于德国贵族家庭，这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二人一见钟情，缱绻缠绵，如胶似漆，终至一道私奔，卜居于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14年才返回英国，正式结婚。

劳伦斯从此以写作为生。他的长篇小说《虹》，完成于1915年。这部小说与《恋爱中的女人》(1916)是姊妹篇，也是劳伦斯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布兰文一家三代的历史，以巨大的象征力量，反映了现代人类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寻求向无限的自我完善境界探索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同时，劳伦斯怀疑、否定现代工业文明价值观念的思想，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在《虹》的结尾，主人公厄秀拉仰望大雷雨过后，绵亘天际的绚丽彩虹，憧憬着一个崭新的世界到来：在这个未来世界里，人们将脱离庸俗的社会羁绊，人性得以舒展自由地发展。这个象征性的描写，正好表达了劳伦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理想。

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劳伦斯的境遇十分悲惨。由于弗丽达的德国出身和社会背景，他们被怀疑为德国间谍，并被驱逐出位于康沃尔郡内靠近海岸的小村落，当时劳伦斯正隐居在那里潜心创作。此外，他还受到当局要对他强征入伍的骚扰，这对坚决反对战争的劳伦斯来说，简直是最痛苦不过的事了，只是由于他本人身体过于虚弱，体检不及格，才得摆脱这场厄运。战争结束后，重获自由的劳伦斯终于永远离开了祖国，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漂泊生涯。这期间除偶而回国作短暂勾留外，他再也没有重新在英国定居。

在劳伦斯的所有作品中，最令人瞩目、争论最大的是《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即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梅勒斯和康妮的大胆的性爱生活，因此，遭到各方面的指责，说它内容淫秽，有伤风化。在西方，它曾长期被列为禁书，直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美国和英国才正式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全文本。其实，这部书的主题是非常严肃的，通过畸形或

和谐的两性关系，揭示了现代西方文明与生活现实的悲剧性冲突。小说的机杼所在，是作家借此来阐明他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理想。在这里，劳伦斯以浓重的笔触去表现人的自然欲望，号召人们以自然精神、人性力量，来抗拒和鄙弃工业文明对人类的摧残与异化。这部小说对五花八门的西方现代社会做出了擘肌分理的剖析，其认识与批判之深刻，是令人叹服的。但是，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所持的彻底虚无主义态度，则表明了他思想上的一定局限性。

多年来，劳伦斯深受疾病折磨，可是，他总是以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坚持写作。1930年3月2日晚10点钟，劳伦斯因长期患肺结核病，终于不治，在法国芬斯一家疗养院里，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四岁。1930年3月4日，弗丽达和劳伦斯生前的几位友好，默默地肃立在芬斯墓园，痴痴地凝注着劳伦斯的棺木放入墓穴，一把把绛红的杏花纷纷洒落在棺木上空，弗丽达若有所思地说：“别了，劳伦斯，再见吧。”

这位伟大的、勤奋的、天才作家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去了；在短短的一生中，他完成了十部发人深省的辉煌长篇小说，四十余部动人心弦的精萃中短篇作品，近千首缠绵悱恻的诗歌。除此以外，他还留下几部剧作，大量的散文、评论和随笔。

手擎一束蓝色的花炬
引导自己走下越来越深沉的阶梯。
在这里
蓝色的花朵
越发加深了蓝色的情调
阴沉的氛围。

(摘译自劳伦斯诗句)

《外遇》是劳伦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1910年开始动笔，于1912年初改写定稿。还是在1909年夏天，劳伦斯跟他的母亲在威特岛度假，这时劳伦斯只是一位小学教师。威特岛上的旖丽风光和观赏舰队的深刻印象，以及他的女友海伦·柯克小姐的日记片断，提供了《外遇》这部小说的丰富素材。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是描写一位音乐教师与女学生的感情纠葛，最后酿成悲剧的故事。小提琴师西格蒙到了中年，已结婚成家。单调、枯燥的生活，泯灭了他青年时期对生活的热望与憧憬，使他对一切感到厌倦，只有内心深处，尚存一星微弱的希望之火，荧荧未熄。年轻、美丽、活泼、可爱的女学生海伦娜，约他到威特岛一起度假，复燃了他的心灵之火。他们在岛上度过了狂热、欢愉、痛苦与忧伤的一周，然后，拖着疲惫、失落感的脚步，回到伦敦的各自家中。那里等待西格蒙的，不是温馨的家，而是妻

子的冷遇和斥责，孩子的厌恶与怨恨。西格蒙万念俱灰，投缳自缢，了此一生。

《外遇》这部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象征与隐喻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和外界景观，表现出情景交融，显示了诗一般的意境，哲理一般的深沉。清冷、朦胧的月光，暗示着西格蒙与海伦娜心灵上的隔阂；蜜蜂采蜜花蕊间，象征着性爱的艳浓情深，等等之类。

《外遇》这部书，还表明作者是一个写景大师：他以写景状物的非凡才具，刻画出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瑰丽纷呈，又赋予大自然以诗一般的情韵。特别是威特岛海岸夜景的描画，令人赞叹不置，回味无穷！幽邃、湛蓝的天穹、汹涌奔腾的大海，人的内心感悟，浑然融为一体了。最后，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部书的心理描写，这里已开始萌露出作家尔后在这一方面的巨大潜在才能。

劳伦斯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劳动阶层的作家。独特的身世，落拓的生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造就了这位伟大作家，孕育了他对世界、对人生的另具慧眼的独到看法。《外遇》是作家的早期作品，不能说已臻成熟，但，它仍然是了解劳伦斯的艺术成就、研究劳伦斯的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的确，这部小说所包含的主题，在劳伦斯以后的作品中，得到了更明确，更深刻的揭示。从这一点来看，这部书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

了。

是为序。

南大中文系教授 臧传真

1990. 10. 8 于南开园

第 一 章

“摘掉弱音器，摘呀！”露易莎的手指倏地离开钢琴键盘，她突然扭过头去，冲着拉小提琴的人喊起来。

海伦娜的目光从乐谱上慢慢移开。

“亲爱的露易莎，”她答道，“这叫人简直受不了啦。”她强忍着，用琴弓轻轻敲打着白裙，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

“可我不明白，”露易莎嚷着，身子在椅子上顿了几下，以表示对挚友夸张的愤慨。“只是最近你才那么愿意减弱提琴的音量，从前你根本就不要这样，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是近来才对许多事情心甘情愿的，”海伦娜答道，她显得疲乏而又木然，却依然故作庄重。露易莎盛气凌人的态度软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她的抱怨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我不喜欢这样。”

“从快板往下走吧，”海伦娜说，用琴弓指点着露易莎

面前乐谱上的那个地方，那是莫扎特的一部奏鸣曲。露易莎顺从地弹起和弦部分，乐曲又响了起来。

一个青年男子坐在炉火旁一把柳编扶手椅里，先是瞧着两位姑娘，现在又转过身去，注视着音乐声里静悄悄的火苗。他的神态自在悠闲，可在这屋子里他却似乎是个陌生人。

这是一座普通住宅中的起坐间，沿着伦敦南区一条宽阔的大道，矗立着成百上千这样的房子。电车不时嗡嗡驶过门前，但电车和伦敦城内的车水马龙都与此屋无缘。这是海伦娜的房间，她是这儿的主人。四面墙壁刷成了盛夏时节植物叶子那种深绿色，碧绿的地毯四周露出擦过的地板，宛如一片黑黝黝的沃土上一块绿茵茵的草坪。天花板、中楣和壁炉漆成调和的白色，除此之外屋子本身就不再无别的涂饰了。

家具中除了那架钢琴，看上去都像是暂时拼凑的一样；炉火旁是两把轻巧的柳编扶手椅，两个乌黑发亮的木制乐谱架很不结实，还有那对随时可能坍塌的椅子，连同壁凹处的书橱——都似乎显示出一种不稳定，好像随时会被扔出去，留下清清爽爽的宁静的房间，只剩下铺着绿色地毯的地板、绿色的墙壁和镶嵌在屋子四壁上的一圈白色木条。

壁炉架上陈列着雪白的瓷器，一尊来自中国用皂石雕成的佛像闪着灰白的色泽，冷冷地毫无表情，严守着内

心与世无争的超然的秘密。两块半透明的石板布满玫瑰色和鲜红色斑纹构成的美丽云翳，上面刻着中国的象形文字；再就是一些杂乱的纪念品，有水晶石、贝壳、海藻片。

一个生人进来会感到茫然失措。看到这空荡荡的四堵深绿色的墙壁，这少得可怜的家具，他肯定会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屋里同情他的东西，只有在靠近墙边一个架子上闪耀的白色灯盏和一大簇叶片窄窄的美丽的厥类植物，它在窗凹的昏暗中露出一片参差错落的绿影。只有它们和那炉火，似乎待人是友好的。

三只蜡烛在漆黑的钢琴上柔柔地燃烧，乐声颤抖着，飘荡着，却像失去感觉的蝴蝶，那么笨拙麻木。海伦娜机械地拉着琴，琴弓下不时发出躁音，使曲子听起来毫无生气，刺得人难受。那青年男子皱着眉头沉思不语，又不安地把目光投向两个演奏者。

拉小提琴的姑娘二十八岁，身上那件束腰很高的白色连衣裙随着琴声有节奏地摇曳，她的身躯好像成了一个白色的节拍器。这使得青年男子边看边眉头紧蹙，他还在观察着。她身体强健，生气勃勃。持琴之时，雪白的脖颈从肩部优雅的凹陷处弯成一条富有韧性的弧线。裙袖上长长的白色花边随着琴弓的来往摇摆、飘荡。

拜恩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见她脸颊的曲线。他望着她的头发，从后面看去，几乎有一种与皂石偶像一样的颜

色。面前的烛光在她有力地飘逸着的发丝间流泻，额头上的秀发熠熠生辉。

海伦娜的琴声突然停了下来，她无可奈何又不耐烦地垂下胳膊。露易莎从钢琴前转过头来，吃惊地看着她。

“怎么啦，”她嚷道，“这不挺好的吗？”

海伦娜疲倦地笑笑。

“整个都不对劲儿。”她答应着，将提琴轻轻放好。

“噢，真抱歉，我弹得太糟了，”露易莎气咻咻地说。她热烈地爱着海伦娜。

“你弹得一点都不糟，”她的朋友答道，声调依然倦怠而冷漠，“是我拉得不好。”

在把琴盒黑色的盖子合上的那一刻，海伦娜站在那儿，似乎不知如何是好。露易莎抬头望着她，目光中充满深情，仿佛是一只不敢接近爱物的狗。看看对方毫无反应，她只好放弃了再弹下去的念头。海伦娜到底还是瞧了瞧她的朋友，随后又缓缓闭上了眼睛。这份过分的爱压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

她哄小孩似的淡淡一笑说：

“弹点肖邦的曲子吧，露易莎。”

“我会弹得乱七八糟的，什么也弹不好，”老姑娘的话里透出几分哀怨。露易莎三十五岁，是海伦娜多年的朋友了。

“弹几首玛祖卡。”海伦娜平静地说。